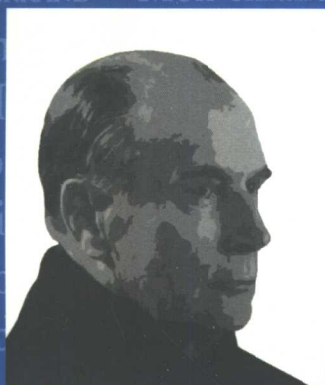


LIANGZHONG SHENGYIN DE HUIYI

FRANÇOIS MITTERRAND – Mon enfance, qui fut heureuse, a illuminé mes esprits et mes sens étaient attentifs et libres. Ils ne me manquaient pas pour moi. Ils ne me manquaient pas d'une autorité aveugle. Mais ils m'ont enseigné la discipline de la vie. Nous étions une famille nombreuse : huit enfants, plus d'un, tous élevés ensemble. Je n'étais pas perdu dans une caravane



胡洪庆译

两种声音的回忆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两种声音的回忆

——密特朗与维瑟尔的对话

〔法〕 弗朗索瓦·密特朗
〔美〕 埃利·维瑟尔 著 胡洪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Memoir in Two Voices (Memoire a Deux Voix)
Copyright © 1995 by Francois Mitterand and Elie Wiese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特约编辑 陆凤章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东方书林俱乐部丛书·

两种声音的回忆

——密特朗与维瑟尔的对话

[法]弗朗索瓦·密特朗 著

[美]埃利·维瑟尔

胡洪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4,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2852-4/K·685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政治家首先是以行立身；唯其行，才能正其身；而言论和文字不过是服务于政行的支架而已。

然而，一旦使命结束，功成身退，且年事已接近生命终结之际，则常常需要总结平日里散乱的思绪，借助于文字来归纳自己的一生。

时至今日，我觉得现在我也该用若干蕴酿已久的话语，来说说与我相关的事了。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为此我和埃利·维瑟尔一起开始了这项回忆的工程。

奥迪尔·雅各布说服了我把它公之于世。

不管怎样，我在此谨表谢意。

弗朗索瓦·密特朗

译者的话

《两种声音的回忆》是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美籍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合作而成的对话体回忆录。此书问世后不久，密特朗即阖然病逝。因此，本书就成了密特朗生前审定的最后一部重要书稿，理应被视为具有绝响价值的权威版本。然而，事实又不完全是如此简单。在搜集有关此书的背景材料时，我发现两位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由趣味相投渐变为意见相左，发展到后来的中止友谊，甚至对本书的出版也各持己见。这就促使我对这部对话录的创作缘由、过程和最终的结局作一番必要的介绍和补述，以便读者有一个比较真切、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密特朗是当代法国政坛上迄今为止唯一成功连任两届总统的著名政治家。对于他的政治，他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见地和修养，我国读者已经相当熟悉，且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涉猎，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了。而对于另一位作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一般读者相对而言就比较陌生了。埃利·维瑟尔192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锡盖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身为犹太人，他从小就领略到排犹势力的威胁和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饱受德国纳粹的肆虐，曾先后入囚以屠戮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

营。他的父母和姐姐就是在集中营里遇难的。埃利·维瑟尔是死亡集中营里的少数幸存者之一，战后在法国巴黎生活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移居以色列，现入籍美国，定居在纽约。从1949年到1970年，他一直担任《以色列日报》的通讯记者，后来又常年担任纽约、耶鲁、波士顿等著名大学的犹太史教授和人文学教授，是犹太人科学和艺术学会等组织的重要成员。亲历过劫难的维瑟尔，战后一直致力于捍卫犹太人生存权利的事业，为改变本民族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而奔波疾呼。他周游列强，争取各国政要的同情和支持。在以色列立国后，更是为各地犹太人移民自己的历史家园而不遗余力。作为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除了探究和诠释犹太民族的历史和宗教以外，描述犹太人在反犹恶浪和纳粹暴政下挣扎求生的恐怖经历的作品则更多一些。他的主要作品有：《夜晚》（1958年）、《黎明》（1960年）、《白昼》（1961年）、《幸运之城》（1962年）、《森林之门》（1964年）、《沉默的犹太人》（1966年）、《耶路撒冷的乞丐》（1968年）、《在两个太阳之间》（1970年）、《哈西德祭仪》（1972年）、《科尔维拉格誓言》（1973年）、《失而复得的歌》（1973年）、《圣事祭仪》（1975年）、《今日犹太人》（1977年）、《沙姆霍尔审判》（1979年）、《一位遇难犹太诗人的证言》（1980年）、《面对忧郁》（1981年）、《异族语言》（1982年）、《第五个儿子》（1983年）、《逃难的信号》（1985年）、《上帝在风暴里》（1986年）、《远眺晨曦》（1987年）、《被遗忘者》（1989年）、《犹太教典祭仪》（1991年）、《百川归海》（1994年）、《沧海无限》

(1996年)等。这些作品以令人震撼的亲历引起世人注目,获得了许多文学和纪实作品大奖。埃利·维瑟尔被视为犹太民族权益的代言人。作为国际反种族主义和反排犹主义联盟名誉委员,他与西方各国领导人过从甚密,其中不少已成为深交的挚友。同时,他的学识和活动 in 史学界和宗教界也颇具影响。1986年,鉴于他在维护犹太民族权益、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埃利·维瑟尔是怎样结识密特朗并成为至交的呢?两个人怎么会想起合作这本对话体回忆录的呢?弗朗索瓦·密特朗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学识颇广的文人。除了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造诣之外,他对宗教问题特别感兴趣。密特朗自称是怀疑论者,对宗教的历史、宗派、理论和教义很有研究,对神秘论尤其热衷。在政治上,密特朗对最早生息在《圣经》诞生的宗教发源地上的犹太人及其在二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颇多同情。这些都和埃利·维瑟尔的志趣息息相通,两人一拍即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同时,密特朗在很多方面具备了多数欧美政治家所不具备的丰富经历、深邃见解、雄辩口才、文采魅力和广博学问、高雅修养、翩翩风度,也是吸引维瑟尔亲近密特朗的又一个缘由。

促成埃利·维瑟尔结识密特朗并成为知友的,是密特朗的忠实追随者、密特朗时期的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他也是这本对话录的始作俑者和极力促成者。1980年,雅克·朗首次把维瑟尔介绍给正在紧张竞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密特朗,其用意是劳请维瑟尔为密特朗塑造国际形象。1981年5月,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维瑟尔自然也成了总统府的

座上宾。密特朗素来喜欢交往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两人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每次晤谈，彼此都感觉良好。两人频繁接触，很快成为至交好友。1985年，在总统首肯以后，雅克·朗倡议维瑟尔与密特朗合作一部对话录。两年后，此项工程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否与密特朗竞选连任总统有关呢？雅克·朗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实际意义并不大。维瑟尔觉得这个计划很有意思，不过却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因为双方都很忙。所以，维瑟尔并不急于动笔，密特朗总统也同样不着急，只有雅克·朗始终十分在乎。在他的催促下，维瑟尔终于在1988年1月开始认真考虑写作对话录的细节。他认为，这种谈话类的创作很适应在两位友人之间展开；尽管双方的民族地位、社会职责、宗教信仰和教养背景不尽相同，还是可能实现两种声音的自由对话的。经过几周的思考，维瑟尔开列出一张对话内容的主题目录，共有十项：权力，友谊，战争，童年，死亡，上帝，《圣经》，以色列，信仰，写作。于是，两种声音的对话开始了。首先，当然是从童年谈起，从两个人的不同童年的对比谈起。

谈话采用的是录音记录的方法。有两位录音师负责录音技术准备。可是，录音机不知何故总是出故障。出于无奈，只好由密特朗的总统府秘书长在一旁进行笔录。每次谈话持续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通常是由维瑟尔提问，密特朗作答。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因为密特朗极少向维瑟尔提问。维瑟尔对此很不满意，但并没有公开提出异议。他对一些涉及法国时政的问题矢口不提，对密特朗在谈话中刻意回避的问题也没有穷追不舍。他觉得，谈话只是草稿而

已,还有待于双方共同进行加工修改。既然两个人谁也不着急,何不细水长流呢?况且,密特朗总统刚刚竞选连任成功,足有七年功夫可以继续这项谈话工程。对话一开始相当顺利。总的说来,密特朗显得很坦诚,有问必答,并且经常有所发挥。唯一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总统有国务在身,维瑟尔则忙于教课,不得不在巴黎和纽约间频频往返。两次谈话之间常常要相隔数月。从1988年到1989年以及1993年夏天,他们一共进行了七次谈话,完成了十分之七的题目。剩下三个题目不用花费多久时间就能谈完。然而,双方的兴致都明显地大不如前了,虽然谁也没有提出到此为止的建议。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由于双方对一些现实和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彼此关系的疏远,预兆着持续多年的友谊出现了危机。

维瑟尔十分欣赏密特朗对犹太人的同情和与以色列历届政府的良好关系,认为他所代表的法国政府的中东政策是符合犹太民族利益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1991年前苏联发生政局动荡时,维瑟尔应密特朗总统的要求,曾经在未取得苏联方面入境签证的情况下,毅然飞赴莫斯科,为密特朗总统送去声援戈尔巴乔夫的信件。维瑟尔与密特朗之间最初的意见不和,表现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评价各异。维瑟尔对密特朗以总统身份会见阿拉法特大为恼火,而密特朗则认为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需要使然。两人虽然没有为此而闹翻,但诚挚的友谊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1994年9月的勒内·布斯盖事件,宣告维持了14年之久的友谊的最终结束。勒内·布斯盖是二次大战

期间法国维希傀儡政权的警察署秘书长。50年后,有人揭露密特朗在抵抗时期与勒内·布斯盖关系暧昧,还刊出了密特朗与维希政府首领贝当元帅的合影。在维瑟尔眼里,布斯盖是个帮助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帮凶;而密特朗则极力洗刷自己,同时又为布斯盖和其他维希分子辩解。对于维瑟尔的追根究底,密特朗始终不予理会。至此,密特朗在维瑟尔心目中的犹太人同情者的形象荡然无存,他再也不想见密特朗了。

1995年3月,密特朗总统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他希望尽快出版两人合作的对话录。负责此书出版的女出版商奥迪尔·雅各布通知了维瑟尔。维瑟尔认为对话录尚未修改,不能算已经完成,更何况总统还没有说清维希政府时期与布斯盖的关系。他拟了一个问题清单,请总统回答。在奥迪尔·雅各布的推动下,密特朗与维瑟尔通了一次电话,交换了对若干问题的看法。1995年4月,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用一周不到的高速度推出了《两种声音的回忆》。题目是由密特朗总统选定的。维瑟尔认为应该用一个更直接、更响亮、更符合实际的名字。他觉得,虽然标明“两种声音的回忆”,但人们却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总统并没有把这本对话录看成是两个人的劳动,而是视为一个人的创作。尽管如此,维瑟尔还是相当克制,只是发表了一些有保留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勒内·布斯盖的看法。没想到,密特朗总统在对记者谈话时,竟把责任推到了维瑟尔身上。他声称:“请注意,是我坚持要谈勒内·布斯盖的。我告诉维瑟尔,如果您不问布斯盖的问题,那就别出这本书了。”维瑟尔得知后

大为震怒，他当即给密特朗写了一封阐明真相的长信，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维瑟尔本想追究到底，但顾及到密特朗重病在身，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他不忍加重病人的痛苦。两个月后，维瑟尔收到了回音：密特朗承认他的那些话有出入，是个不该发生的疏忽。至此，维瑟尔和密特朗再也没有联系，两人的友谊也随之中断。1996年1月8日，密特朗与世长辞。维瑟尔对这位不久前的知友去世表达了悲痛和惋惜的心情。他在当年发表的第二部回忆录《沧海无限》里，用了一整个篇章回忆了与密特朗交往的这一段难忘的历史，并且表现出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两种声音的回忆》确实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回忆录的价值。在基本真实的内容背后，还隐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悬念，供有兴趣的读者去猜测和查证。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我相信译者的补述也许能提供若干线索。我以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传奇色彩就在于：他执政伊始即沉痾在身，居然能瞒过国人，连履两届元首重负，及至功成身退而旋即仙逝，的确可惊可叹；作为亲历六十余载世界风云的资深政治家，身后却迟迟盖棺而难定是非曲直，也委实令人喟然称奇。密特朗本人其实也很在意历史的评说。看来，是伟人还是庸人，也只有等待历史去评说了。

由于本人的学识、阅历及掌握资料所限，拙译中的疏误和不达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胡洪庆

1998年3月记于沪上

目 录

前言..... [1]

译者的话..... [1]

I 童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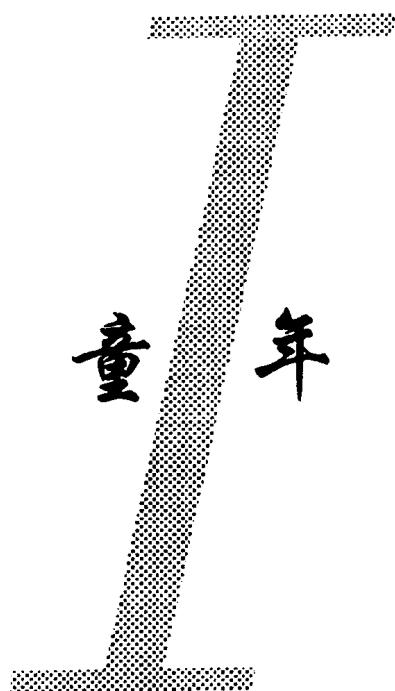
II 信仰..... [43]

III 战争..... [103]

IV 写作,文学 [147]

V 权力..... [175]

VI 机遇..... [193]



埃利·维瑟尔：

在我们犹太人看来，一切取决于开始。我们关注开端甚于结局。正如沃尔特·本杰明所说，我们倒退着走向未来。而我本人，则在过去的时光中寻找自己：我的童年常常决定了我日后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童年注定了我的今天。现在是否幸福？那么过去幸福吗？这就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它照亮了我的人生。我的父母为人亲切随和。他们没有对我施加影响，他们也没有向我表现出一种盲目的权威。但是他们灌输给我一种生活的教益。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8个孩子，外加2个堂兄弟，都在一起生活。我并没有淹没在这个嘈杂的孩子堆里。因为我喜欢孤独，所以我能战胜那些孤独的时光。

一直到14岁，我都是在乡下的外祖父母家里度过假期的。那是一幢坐落在视野宽阔的山丘上的房子，离最近的村

落有 3 公里远。这里相距雅纳克有 70 公里，正处于夏朗德和多尔多涅两省交界处，其间由一条非常美丽的小河——德罗讷河分隔开来。就在那里，我积累了对于风、空气、水、道路和动物的感受。

这些经历赋予了我一种世界观。那时我已经能够猜测到，在路边的燧石里，存在着一种蕴藏的能量。我对自然界有着一一种深切的信仰，一种真正的联系。我对自然界除了赞叹还是赞叹。

在这人生的第一个季节里，我从未受到伤害，也没有遭遇到粗暴。我孩提时的幸福是被战争中断的。1923 年，我才 7 岁，在我的生活里希望多于遗憾和痛苦。总之，要不是战争的话，我本该生活得像天使一样的！可到了 9 岁，我进了昂古莱姆的寄宿学校，每学期只能回一次家。早上 6 点就要起床，在冬天可真够冷的。我对学校的一切都饶有兴致。当然，我开始对痛苦有所领悟，但对生存问题尚未感知。我在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里渐渐长大。

埃利·维瑟尔：

我小时候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中的一个雪域小城里。那儿的犹太小孩都起得很早，非常早，为的是去学校——我们叫 heder——做晨祷，学习《圣经》及其评注。冬天，我提着一盏煤油灯照明赶路。天色漆黑，我很害怕。我的童年差不多是这样开始的：害怕排犹主义流氓，害怕魔鬼，害怕上帝。您呢，您的童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

大约在4岁或5岁，当我开始认识事物的时候。我毫无障碍地观察事物，而对于人和偏见之类的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我生活在直观的世界里。世界和我一道诞生。我脑子里充满了大自然的音乐：大风在河面上呼呼作响。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气味。我生活在感觉之中。

孩子的想象力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我这一生中有什么思想的话，那也决不会比我在15岁时的思想更加有力。我透过自己的小宇宙来看大千世界。我还没有认识世界，就已经开始主宰它了。于是，在尚不知野心为何物时，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征服欲，但征服的方式还没有在心里固定下来。

很多时间我是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至于我的父母，他们时常到学校去看望我，只有在假期里才生活在一起。

埃利·维瑟尔：

您是否认为他们不关心您，抛弃了您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

才不呢！我很清楚他们正忙于干活和抚育其他兄弟姐妹。

埃利·维瑟尔：

我的父母也总是非常劳碌。他们从早到晚在店里工作。每当节日前夕，我们这些孩子还得去帮他们的忙。通常，每